胶东风物

三百岁，几何长

刘学刚

“凤彩山前阅昊苍，一砖一瓦历炎凉。夙初耕读铭家训，业盛田畴接远荒。三百岁，几何长？中途隐忍耐寒霜。老来翻作通明卷，笑看游人入画堂。”

一阕《鹧鸪天·牟氏庄园》，清点了我的一生，点出了我从雍正元年到今天，绵延三百年淬炼出的心态。

我三百岁了，如今被冠以“民间小故宫”的雅号。有人说我不仅是一座建筑群，更是一座文化宝库。在我青砖黛瓦的肌肤里，藏着胶东农耕文明的千年底色，也承载着胶东地区的民俗风情和历史记忆。

一

我出生在栖霞古镇都村。那一年，牟国珑刚从直隶官位上被诬罢归。他四十四岁考中进士，五十三岁做了南宫知县，为官清正，体恤民情，却不为官场所容，被诬陷贪赃枉法，虽经核查冤情得雪，仍被罢官。归乡后在县城郊外购置了数十亩荒地，营建“悦心亭”祖宅，开启了牟家在栖霞的基业。

返乡时，他没有像一般失意文人那样寄情山水、吟诗作赋，而是“田可耕兮书可读，半为耕者半为儒”。在那个人人挤破头考功名的年代，他却放下仕途，把家族的根扎进了泥土里。

他信奉：“官宦钱，如云烟；买卖钱，三百年；庄稼钱，万万年。”从那以后，牟家的大门上便刻下了“耕读世业，勤俭家风”八个大字。不是不读书，是不为做官而读书；不是不进取，是把进取的根扎在土里。从此，他改变了牟氏家族“老八支”牟时俊“读书取士”的治家理念。

后来，牟国珑嫡孙十二世牟之仪离开“悦心亭”，带着这一家训，徙城北古镇都村另起炉灶，建起了牟氏庄园的第一幢住宅。牟之仪这位奠基人，便是为我冠名的主人牟墨林的祖父。

二

牟墨林，当地人叫他“牟二黑子”，说他长得黑，名字里又带一个“墨”字，还有人说他心黑。他不仅是“耕读世业”这一家风最大的受益者，更是忠实的实践者和传承者，他信守治家规训：“守祖宗一脉真传，克勤克俭；教子孙两条正路，唯读唯耕。”是他造就了国内现存最大地主庄园——牟氏庄园，他也被称为“中国北方第一大财主”。

他打破了“富不过三代”的怪圈，实现了家业十代连兴；他还常年无偿放饭救济灾民，创造了“庄园不用一个家丁，却无一个土匪来抢”的奇迹……

道光十六年，栖霞大灾，饿殍遍地。他打开粮仓，以粮换地，灾民中有人说他吃人不吐骨头，也有人说没他那粮，多少人都得饿死。

三百年过去，我渐渐懂得：一个人弯下腰去，把种子交给土地，他收获的不只是粮食，还有别人对他的评判——而评判这件事，从来不是一个人能说了算的。

牟墨林不在乎这些。他在乎的是地种得好不好，粮仓满不满，佃户的租子收得来收不来。他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土地经营模式——土地所有权归牟家，农民保留耕种权。农民不用担心失去生存基础，牟家也能稳定收取地租。他还运用“以工代赈”，尤其“三七分成打柴法”，不仅让那些外出讨饭的有饭吃，还有柴烧，而庄园得到了大批无偿劳动力。至其去世前，牟家已拥有土地四万多亩，粮仓二十多处，骡马驮粮往返佃户村间，铃铛声从早响到晚。

那是我的壮盛之年、业盛之时。田畴接远荒，骡铃响四方。我的筋骨，是胶东大地独有的建筑风骨。整座庄园坐北朝南、依山傍水，占地两万余平方米，六院串联、层叠递进，四百八十余间厅堂楼厢错落排布。我没有皇家宫殿的富丽堂皇，却有着北方民居独有的敦实厚重。

我的身体里嵌着无数匠人的心血。“三雕”“六怪”“九绝”，每一处的精彩背后都是几年、十几年的光阴。西忠来大门两侧的抱鼓石，匠人凿了整整三年，鼓座上莲叶翻卷，鼓侧衔环兽头睁着不眠的眼。我的虎皮墙用形状各异的河卵石垒砌，“制钱莲花图”“莲生贵子”的图案在墙面上铺展开来，像一条凝固的河流。我的烟囱不设在屋顶上，偏偏凌空托在山墙之外，上雕狻猊守之，你可知道狻猊是龙的九子之一。一个烟囱都要请龙的儿子来守着，这是匠人的倔强，也是牟家人的讲究。

还有一件事，我始终记得。我的青砖灰瓦，是用豆浆浸泡过的。豆汁浸砖，砖便不怕风雨侵蚀，百年不酥。合瓦下面还要铺一层木炭，用来防潮吸湿。我还有更绝的艺术品，“如花似字”的“寿幛”，是绣女们用了上千种颜色的丝线，绣出了27朵颜色、形状各异的牡丹，“远望寿，近观花”；还有一件“以残为美”的“百破图”，或许没有人能再记忆起来，那是一幅绝美的工笔画，画面堆叠虫蛀古籍残页、撕裂书画、碑帖拓片、旧信札、残破扇面、古钱币残片，刻意画出火烧、烟熏、折卷、磨损的残缺质感，画工以假乱真。

我又想起了牟国珑“半日读书半日稼，亦可为儒亦可农”的心境。繁华功名不过残纸旧卷，不必执着完整与显赫。残简可读，田亩可耕，守住本心即可。

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一位教授点出了我的珍贵之处——不同于故宫、颐和园等皇家建筑一次性规划设计完成，我历经十二代人、两百余年不断增建，却始终严守中轴线对称布局，每一代的新建部分都与整体和谐统一，从未出现“违章搭建”。我听了，只是笑笑。哪有什么规划自觉，不过是一代又一代人，都守着同一个念想罢了。

待到辛亥革命后，佃户开始抗租，军阀以“军需”为名频繁勒索，北伐军以“反革命”罪名罚没白银五万两。六万亩地，相传到1930年只剩一万多亩。

再后来，我因成为“阶级教育展馆”，在特殊年代得以存续，或许这便是岁月最公平的馈赠。

三

三百岁了，我老了。可我老出了优雅，老出了新生。

如今的我，褪去了时代标签，化作了传承文脉、滋养一方的文旅瑰宝。昔日的封建庄园，而今成为回望农耕文明、品读百年历史、研磨石木建筑的窗口。

游人穿着汉服走过廊檐，在“牟家喜事”的锣鼓声里笑作一团；在电视剧《牟氏庄园》的片花里寻找去日的影子；在“一犁开春”里认农具、用农具，体验农耕原生态；在“小庄主理财记”的研学课里学记账、量升斗、诵诗书、读家训……花饽饽的蒸气重新升起在磨坊旁边，剪纸的红屑落在当年晒地契的石阶上，棒槌花边的线在阳光下轻挑慢拈，把三百年间断裂的往事一针一线地穿织起来。

那些孩子蹲在我院子的石毯上，踩石钱，踏石蝠。

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近代史研究专家说，牟氏家族的兴衰轨迹与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转型几乎完全同步。它的崛起依托于明清小农经济的繁荣，它的鼎盛得益于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积累，它的衰落则对应着近代工商业对传统农业的侵蚀和革命浪潮对封建土地制度的摧毁。

读懂了我，就读懂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史。我是一座庄园，暮色落在我斑驳的门簪上，恍惚回到从前。每一个走过我庭院的人，脚下踩着的，都是三百年的春天。

三百岁，几何长？不过是一个人弯下腰去，把种子交给土地，然后等——等风调雨顺，等春种秋收，等一代人把一庄园土地的故事，讲给下一代人听。

有些人来了就走，走了又来。来来回回，才读懂我的内涵，才听懂我的故事。这或许正是文化遗产最深层的意义——它不是用来被消费的，而是用来被反复理解的。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饮馔琐记

白菜豆腐炖粉条

蔡华先

白菜豆腐炖粉条是一道我从小吃到大的家常菜。

小时候的冬天，没有什么其他的新鲜蔬菜，白菜可以说是贯穿整个冬天的当家菜。炒着吃，拌着吃，就连那白菜根，也会挑选细嫩的部分，切成丁，撒上盐腌着吃，就着喝上一两碗稀饭。隔三岔五，家里也会买点豆腐再搭配一点粉条，来上一顿白菜豆腐炖粉条。

做白菜豆腐炖粉条时，粉条一般都是趁着赶集的时候一次性买好，现吃现拿，而豆腐一般是现买现用。当时在农村买豆腐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用现金直接买，另一种方法是以物易物用豆子换。听到外面卖豆腐的梆子响起的时候，便拿起葫芦瓢在盛豆子的缸里挖上一瓢或半瓢，再拿上一个钵子，循着梆子响声一路走去，远远看见了卖豆腐的人，便大声喊道：卖豆腐的，等一等，换豆腐啦。走近了，先问一句：怎么换的？那时一般是一斤豆换二斤豆腐。来村子里卖豆腐的人常常有好几拨，豆腐的质量不一，如果是平时在人们的口碑里豆腐质量比较好的，那就痛快答应：好，换点。如果平时感觉豆腐里水分比较多，就来一番讨价还价：不行，你的豆腐太水了，一斤豆子换二斤半吧。卖豆腐的人会抓起一把豆子，仔细查看豆子的成色，如果豆子质量过硬，双方无异议，也就成交了。如果豆子不那么饱满，卖豆腐的人就会还价过来：不行，你这豆子有些瘪，换不了二斤半，换二斤三两吧。争讲一番，双方达成协议，卖豆腐的人称好豆子，报出斤数，趁着把豆子倒进口袋里的时机，再仔细看一下豆子的质量，快速换算后报出可换豆腐的斤数，麻利地切好豆腐，上秤秤好，顺手再切下一小块，一起放进钵子里说，再给你添个高头。

我上初中的时候，学校离家有两三里地，那时候冬天的风雪大，中午有时是顶着凛冽的寒风踩着厚厚的积雪回家。经过一上午的学习早已饥肠辘辘，回到家的时候，饭桌上是已经摆放好了的白菜豆腐炖粉条，冒着热气，散发着阵阵香气，略微一闻，肚子里的馋虫便被勾起，迫不及待地拿起筷子，先挑起一块冻豆腐，轻轻一咬满口爆汁，吃到肚中，一股暖流瞬间将全身的寒意驱散。接着便是一阵狼吞虎咽，虽如此却也不是食而不知其味，尤其是冻豆腐，别有一番风味。

本来，作为一种传统美食，豆腐口感细腻，营养丰富，向来被视为“素中之荤”，经过冰冻之后再化冻，它的内部组织结构就产生了神奇的变化，呈蜂窝状，有着较多的孔隙。因为孔隙多，烹制的时候更容易吸收汤水，更容易入味。和普通的豆腐相比，口感更是特别有层次性，嚼起来也真有一种韧劲和弹性，别具风味，那可真是暖心又暖胃。从那以后，冻豆腐就让我念念不忘。

胶东人之所以爱吃地瓜粉条，是因为那时胶东盛产地瓜，冬春时节地瓜能顶半年粮，胶东人对于地瓜有着不同一般的感情。而用地瓜加工成的地瓜粉条对胶东人来说，那不仅仅是美味，更是一份味觉上的情感记忆。胶东人，是实实在在的地瓜粉条的拥趸。即使是贵一些，也只认地瓜粉条。

人们常说，鱼生火，肉生痰，萝卜白菜保平安。一道白菜豆腐炖粉条，那是最平凡的人间烟火气，一碗暖到心坎的家常味道。享受这道菜的过程中，那不仅仅是味蕾的欢愉，更是家的温暖与记忆的回响。